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粉妝樓
第五十七回 雞爪山羅燦投營 長安城龍標探信

話說儀征縣打道開鑼，親自來到齊府，暗暗吩咐眾人將前後門把住了，下馬入內，齊府總管忙忙入內稟告太太說：“儀征縣到了。”太太心中明白，忙叫總管帶著五歲的孫子，名喚齊良，出廳迎接，吩咐道：“倘若知縣問話，祇須如此如此回答就是了。”原來，太太為人最賢，齊紈為最義。臨出門的時節，將細底的言語告訴太太，所以太太見知縣一來，他就吩咐孫子出廳來迎接知縣，拜見畢，侍立一旁。家人獻過茶，公子又打一躬說道：“看道父母大人光降寒門，有何吩咐？”知縣見他小小孩童，禮貌端正，人才出眾，說話又來得從容，心中十分驚異，問道：“齊紈是你何人？”公子道：“是父親。”知縣道：“他那裏去了，卻叫你來見我？”公子道：“半月前外出為商去了。”知縣聽言，故意垂下臉來，高聲喝道：“胡說！前日有人看見你的父親往通真觀去的。怎敢在我面前扯謊，敢是討打麼？”公子見知縣發怒，他也變下臉來回道：“家父又不欠官糧，又不該私債，又不犯法違條，在家就說在家，不在家就說不在家。既是大人看見家父在通真觀裏的，何不去尋他，又到寒門做甚？”這些話把個儀征縣說得無言可對，心中暗想道：“這個小小的孩兒，好一張利嘴！”因又問道：“你父親平日同些甚麼人來往？”公子道：“是些做生意的人，與家中夥計、親眷，並無別人。”知縣道：“你又來扯謊了！本縣久已知你父親叫做小孟嘗，專結交四方英雄、江湖上朋友，平日門下的賓客甚多，怎說並無外人？”公子道：“家父在外為商，外路的人，也有幾個，或認得，路過儀征的也來拜拜候候，不過一二日就去了，不曉得怎樣叫做江湖朋友。自從家父出外，連夥計都帶去了，並無一人來往。”知縣道：“昔日有個姓羅的少年人，長安人氏，穿白騎馬的，到你家來，如今同你父親往那裏去了？告訴我，我把錢與你買果子吃。”公子回道：“大人在上，家父的家法最嚴，凡有客來並不許我們見面。祇是出去的時節，我看見父親同叔父二人帶了十數個家人、平時的夥計，推了十數輛車子出門，並沒有個穿白騎馬的出去。”知縣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把那些家人、伙計的名字說來，本縣聽聽，看共是多少人。”公子聽說，就把那些同去的名字張三李四，從頭至尾數了一遍。知縣聽了，復問總管道：“你過來，本縣問你。你主人出門可是帶的這些人數？你再數一遍與本縣知道。”那總管跪下，照著公子說了這些人數又說了一遍，一個也不少，一個名字也不錯。知縣聽了暗想道：“聽這小孩子口供，料來是實。”便問公子道：“你今年幾歲，可曾念書呢？”公子即回道：“小子年方五歲，尚未從師，早晚隨祖母念書習字。”知縣大喜，就取了二百文錢，送與公子說道：“與你買果子吃罷。”公子收了。

知縣見問不出情由，祇得吩咐打道起身。公子送出大門，深深的一揖說道：“多謝大人厚賜，恕小子不來叩謝了。”知縣大喜，連聲道好，打道去了。且言公子入內，齊太太同家中大小，好不歡喜，人人都讚公子伶牙俐齒，也是齊門之幸，正是：

道是神童信有神，山川鐘秀出奇人。
甘羅十二休誇異，尚比甘羅小七春。

話說那儀征縣回衙，將齊良的口供做成文書，詳到總督，一面又出了海捕的公文書，點了捕快，到四路去訪拿大盜的蹤跡。過了幾日，又有那撫院、按察、布政各上司都行文到儀征縣來要提反叛羅燦，大盜金輝、楊春候審。知縣看了文書，十分著急，祇得星夜趕到金陵，見了總督。沈廷華無言可說，想了一想道：“不妨。貴縣回去，祇說人是本部院提來了，倘有他言，自有本部院做主。”知縣聽了言詞回衙，即做成文書，祇說欽犯是金陵總督部院提去聽審，差人往各上司處去了，不提。

話說那沈廷華忙令旗牌去請了蘇州撫院，將大盜盜了令箭，走了羅燦的話，說了一遍，道：“是本院自不小心，求年兄遮蓋遮蓋。京中自有家叔料理。”撫院道：“既是大人這等委曲，盡在小弟身上，從今不追此事便了。”沈廷華大喜道：“多蒙周旋，以後定當重報。”正是：

法能為買賣，官可做人情。

按下沈廷華各處安排的事。

且言眾位英雄合在一處，從揚州廬龍家內動身，在路走了七日，趕到黃河，過了山東界的大路上。那一方祇因米良同雞爪山交戰之後，凡有關關都添兵把守，以防奸細，十分嚴緊；一切過往的客商，都要一一盤查，報名掛號，纔得過去。淮安這一路，多虧齊紈自幼為客商，去過數次，那些守汛官軍都是用過齊紈的銀錢的，人人都認得，一見了儀征齊府的燈籠，並不盤問，就放過去了。唯有淮北這一路，齊紈到得少。

那一日到了登州府地界，祇見人民稀少，城邑荒涼，因米良同羅焜打仗失過陣，遭了兵火的，所以如此。祇有四門，每門外都有一百個官兵把守，紮兩個營盤，在那裏盤查奸細的。當下眾人纔到城門口，早驚動了營地上官兵，前來查問道：“你們往那裏去的？快快歇下，搜搜看再走。”原來這登州自從交戰之後，設立營房盤查奸細，誰知這些兵丁借此生端，凡有客商來往，便要搜查。倘若搜出兵器火藥等件，便拿去獻功；若搜出金銀貴重的物件，大家搶了公用。客商怎敢與他爭論？因此見了齊紈等也要搜搜。齊紈見如此光景，吩咐停下車仗，頭一個勒馬當先，見了官軍將手一拱道：“敢煩轉報一聲，說是儀征縣齊紈過此，並無奸細。”那兵丁說道：“胡說！我們那裏曉得甚麼齊紈不齊紈？祇要打開行李搜搜便罷！”齊紈道：“放屁！難道奸細藏在行李內不成？好生胡說！”眾軍聽得，不由分說，向上一擁，團團圍住，便要動手；眾英雄大怒，一齊動手就打。那一百官兵那裏抵敵得住，吶喊一聲走了。盧宣道：“必然調兵來趕！羅公子好速同貧道押家眷前行，讓他們斷後。”那一百名守汛官兵，另會了二百名官兵，擺成隊伍，搖旗吶喊，追趕前來。

齊紈等八人商議道：“此去雞爪山祇有二百里了，不如殺他一場再作道理。”當下八位英雄掣出兵器，混殺了一陣。看看日落黃昏，官兵不戰，卻去安營造飯，準備連夜追趕。八人打馬加鞭，趨勢走了，追著羅燦說道：“快些走，追兵來了！”眾人急急吃些乾糧，連夜奔走。猛見火光起處人馬追來，又見左邊也是一派紅光衝天而起。

不知何處兵馬，且聽下回分解。